

所走过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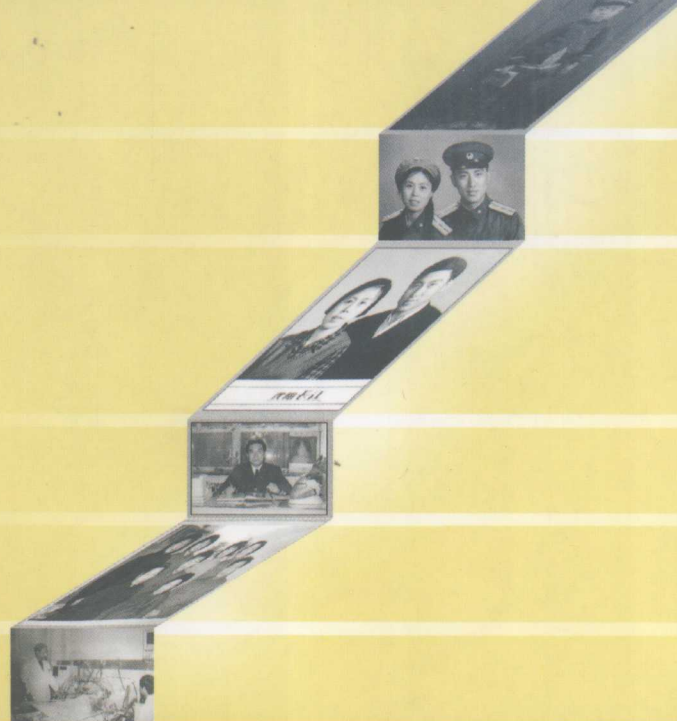
黄希荣题



——
风雨人生六十九

解士胜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我走过的路

——风雨人生六十九

解士胜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走过的路——风雨人生六十九/解士胜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601-3848-0

I. 我… II. 解… III. 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I3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153 号

书 名: 我走过的路——风雨人生六十九

作 者: 解士胜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显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30.75 字数: 550 千字

ISBN 978-7-5601-3848-0

封面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edu.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路,有直有弯,有平顺,也有坎坷;天,有和风丽日,亦有酷暑冰寒。可是,纵有千桩辛苦,万般磨难,唯有奋进之心不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而不必虑及前方是风景还是险滩。或许正如人之初生,咿呀学步,难以行路,担心跌倒;独行伊始,又多磕绊,不过最终还是走稳,走直,走快,直至奔跑如飞,虽然也曾有过跌跟头、摔跤子,甚至有时还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人生之路也是如此,一路什么都可能碰到。当有闲暇坐在窗前,看外面的风云变幻,回首往事时,感叹不已,下意识地想到自己已是六旬开外的老翁,才知真的是退出事业的历史舞台了。也许当轰轰烈烈化为一种平淡,想想走过的路就是一种必然。对自己走过的路,总觉得没有留下什么显赫的印迹,颇感空虚、惆怅。但,仔细想来,也有些值得回忆的往事,总还是走过了几十年奋斗的人生之路。若能把它记下来,或许内里也蕴含着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和道理,果真对后人有所启迪,倒也能聊以自慰,不枉来世上走了一回。

转眼已近七十,与浩渺的宇宙、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这只不过一瞬罢了。然而,人生之路却是显得那么漫长、纷杂。其间既有我成长奋斗的经历,也有社会变迁的痕迹。就个人走过的奋斗之路而言,有的是经过奋斗闯出来的,有的乃受社会条件制约,也许是命运预定的吧。幸好命运还有所青睐,解难化险,让我走到现在。用时下的话来讲就是“努力加机遇”。

在中国,我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先是在旧社会度过童年,后得益于新社会才可能从小学读到大,这一段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我算一个“幸运儿”,再后来做出一点成绩而“出奇冒泡”时,就遇到了某些阻力和障碍,路就不怎么一帆风顺了,变得世事无常,也正是这一段,才使我真正体味到什么是人生。我行医四十年,不只是用力费神,而是几乎耗尽了我全部心血,在一路上跌跌撞撞,几乎命归黄泉。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那些老师现在都不在了,而眼前的我也像当年的那些老师一样,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几站,应暂告一段落,那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本小书,等于写个人生小结,既给自己和留给子孙们,也给我的朋友、同事、学生们,还有那些有缘的读者。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教益给大家,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轨道。但是我想,只要我的轨迹能给别人一些力量、鼓励,或者经验、教训,我心足矣。

我对文学作品很是喜欢,却不敢言其精通,俗语说得好“隔行如隔山”,所

以我想宁可没有华丽的文采,完美的结构,也不要失去人生的厚重、坦荡,因为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军人。拙著几经删改,鉴于能力所限,只能大略如此。突然想起一句话,是北师大一位颇具才华的文学研究生,在看完我的书稿后,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太阳的信念就是让夕阳与朝阳一样灿烂。”我不客气地引用下来,与各位年轻的朋友,或者曾经年轻的朋友共勉!

解士胜

2007年3月

草于清雅苑

2008年3月

二次修改 北京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出身背景与学生时代(1936~1960)	(2)
第一回 从山东举家逃荒东北,迎解放又获读书机会	(2)
第二回 一帆风顺初中爽快,数学优秀老师青睐	(4)
第三回 山沟里土小子会“精英”,荣获“全优高中毕业生”	(6)
第四回 波澜壮阔大学时代,运动过多时不再来	(11)
第二章 任职生物物理助教(1960~1962)	(22)
第一回 生物电专业迷住我心,研制刺激器不顾饿晕	(22)
第二回 饿肚皮的大学助教,粮不足就吞小球藻	(25)
第三回 天赐良缘一线牵,患难与共结百年	(28)
第四回 教研组秘书接任不久,生物物理专业被送走	(31)
第五回 儿科助教“昙花一现”,不气教授难能如愿	(33)
第三章 军旅生涯之一——初出茅庐,甩臂大千(1962~1972)	(37)
第一回 戴上“外科医生”桂冠,稀里糊涂跟着乱转	(37)
第二回 下放当了“大头兵”,站岗放哨查卫生	(38)
第三回 喜结良缘终生有伴,实习重返医大二院	(40)
第四回 全面普及外科技术,颠簸人生跌宕起伏	(43)
第五回 甩臂大千夜以继日,来者不拒啥伤都治	(55)
第六回 “小医院”里当第一,接二连三创奇迹	(58)
第七回 三度冻伤未截肢,脂肪栓塞人没死	(65)
第八回 阶级斗争旋涡中拼搏,良心不昧实话敢真说	(71)
第九回 顶住批我单纯军事路线,无奈治我送去军事拉练	(74)
第十回 额外又得“千金”小女,戈壁滩上经历“风雨”	(79)
第四章 军旅生涯之二——奠定基础,胸心专业(1972~1984)	(86)
第一回 医大进修胸部外科,竭尽全力乐此不歇	(86)
第二回 积极开展胸科手术,连战连胜阻挡不住	(90)
第三回 首届胸外学习班任教,拳打脚踢放手术最早	(98)
第四回 调未成两年不准进京,下决心向心血管进军	(108)
第五回 培训体外循环一班人,老朽顽固刁难真狠心	(120)

第六回	树雄心,为事业苦干,立壮志,人定能胜天	(126)
第七回	开展新技术狠抓生产,提防双面人背后暗算	(135)
第八回	不与人斗走投无路,据理相争胸中有数	(142)
第九回	苦干实干加巧干,“拼命三郎”有胜算	(150)
第十回	首例换瓣“马失前蹄”,实话真说感悟天意	(155)
第十一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闯换瓣成功初试	(161)
第十二回	突发奇想有创意,偶生灵感出设计	(166)
第十三回	定上“空军重点学科”,赴四六五助人为乐	(172)
第十四回	千推万辞未受院长任命,司令“御笔”亲批全家进京 ..	(176)
第五章	军旅生涯之三——专攻心外,自主创新(1984~1993)	(189)
第一回	稳扎稳打摸清底细,重组班子一鼓作气	(189)
第二回	“乌云压顶城欲摧”,驰骋巩义渡衡水	(197)
第三回	添人增口改善设备,扩大阵营事在人为	(203)
第四回	祖母逝世我千思万念,亲赴山东为追根求源	(206)
第五回	高瞻远瞩超前定向调策,深思熟虑成立心脏外科	(214)
第六回	积极筹备开展冠脉搭桥,首战艰辛湛江取经未了	(222)
第七回	解阳回京七二一驻足,救治病人我心动过速	(228)
第八回	三年踌躇秣马厉兵,全面铺开技术先行	(236)
第九回	智能之星应运而生,技术硕果层出不穷	(246)
第十回	泵化右心房手术初试效果,引发学术界辩论一场风波 ..	(261)
第十一回	长女先嫁飞越太平洋,儿子紧随其后也留洋	(270)
第十二回	胸肋骨牵引架再立项,拟申报国家级发明奖	(273)
第十三回	爱提意见不惜嘴累,九二攀上历史之最	(276)
第六章	军旅生涯之四——大难未死,矢志不移(1993.3~1994.2)	(280)
第一回	车祸临头死神相伴,意识清楚协助抢险	(280)
第二回	“超美洲豹”抢运回京,牵引股骨钢针穿行	(286)
第三回	治疗方案几经变换,夹板固定尚老拍板	(290)
第四回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真伪曲直善恶可辨	(293)
第五回	仰卧答辩古今不俗,轮椅抱膝胸有成竹	(297)
第六回	伤残理赔害得东跑西颠,偶遇旧日上司一纸成全	(300)
第七回	“伤筋动骨一百天”,为能站起玩命练	(303)
第八回	终于拿下国家发明奖,江总书记接见脸增光	(307)
第九回	拄着手杖主持工作,再试功夫依然不错	(311)

第七章 军旅生涯之五——再创辉煌,光荣退岗(1994~2000)	(315)
第一回 身残志坚顽强拼搏,为人做事不惧人说	(315)
第二回 房室通道隔瓣缺如,人造隔瓣堵空补足	(320)
第三回 参与驻京部队活动有瘾,构想组织三军联勤门诊	(324)
第四回 学术会议敢争敢辩,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327)
第五回 参与著书我写“换瓣”,扬长避短读者企盼	(332)
第六回 跨出国门大开眼界,学涯无尽求知心切	(337)
第七回 据理相争分毫不让,老蔡善意邀我赴港	(345)
第八回 邀请莱蒙来院表演手术,为使心外群体技术进步	(351)
第九回 连续参加国际学术大会,问鼎军事、心脏外科之最	(354)
第十回 真诚庆贺六十大寿,登顶黄山绝景尽收	(368)
第十一回 治科四项基本原则,人情“红包”不能不说	(373)
第十二回 文艺名流难能相遇,偶然邂逅有缘小聚	(383)
第十三回 积极筹备心脏移植手术,动物实验做成心中有数	(388)
第十四回 办好事心实也会得好报,孙儿归送走“贴身小棉袄”	(396)
第十五回 洒尽热血功亏一篑,气冒左眼急流勇退	(400)
第八章 退出历史舞台——余热未尽,偶露峥嵘(2000.7.30~2005.8.27)	(410)
第一回 顾念山东家乡即墨人民,发挥余热略表游子之心	(410)
第二回 孙儿绕膝情意无限,今生最乐这二年半	(422)
第三回 小女纽约隆重结婚,全家团聚赴美探亲	(428)
第四回 收心定神解决病痛,感悟贤君心中赞颂	(442)
第五回 再次赴美不断迁徙住处,南游北游独游黄石峡谷	(445)
第六回 硕士博士答辩一向积极,评审科研成果甚感惬意	(456)
第七回 走马观花旅游欧洲,连跑带颠亦获丰收	(467)
后 记	(480)

序 幕

1993年春，中华大地经历了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已初见起色，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有了改善。我所从事的心血管外科事业，也蒸蒸日上，迅猛发展。这年3月5日，对我的人生却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从北京出发，去往辽宁营口市的路，夜深2点钟后，我坐在“伏尔加”小车里睡着了。到了凌晨3点左右，我的耳朵突然有火烧火燎的感觉，被疼醒了。

朦朦胧胧地微睁右眼看到后面有火苗透过破碎的汽车后窗，窜入车内燎着我的头后部和耳朵，我躲开。我企图起身站起来，可怎么也站不了，左腿动也不动，用手去摸腿，发现大腿是软软的，手下有骨擦感，骨折了！这才觉得左眼睁不开，头面部到处冒血。可能出事了，我受伤了！但哪儿也不疼……这时我听到外面有人喊：“解主任，快出来！汽车要爆炸了！”我应了一句：“我腿受伤啦，动不了，来拉我一下吧！”汽车左门开不了，有人（后来知道是肇事汽车跟车工人）从右门过来，两手抠住我的腋下把我拖了出来，他倒退不足10步远（刚有半分多钟），只听到“嘣”的一声巨响，冒起火柱与黑烟，汽车爆炸了！车门进到离我不到一米处，那汽车就乒乒乓乓地燃烧起来。

我躺在地上摸摸头皮连着脸皮都能提拽起来，好像左眼球也掉了出来，左鼻翼掉下一大块，我顺手给按上了。可头面部不停地在流血，我立刻意识到，要快止血呀！于是两手用力按压头、面部，再也没松手。他们拦截了一辆卡车，不知道是怎么把我抬上车的，也没觉得疼，只觉头下有小石块硌着不舒服。我听有人说话，到锦西医院，我开口说了句：“到锦州空军医院吧，有我熟人。”（是指同学邢风楼，搞骨科）旁边有人顶了我一句：“只怕你熬不到了！”这时觉得左大腿有些疼痛，自己感到心脏“砰、砰”跳得很快，心想出血很多了，快到医院输上液，否则……不敢往下多想。大车停下来，有人下车边敲门边喊：“大夫，快开门！要救命呀！”不一会儿门开了，其他人都跳下车，找来一副担架，放到卡车上。这时我知疼了，告诉他们：“要抬头、抬脚，一定要托着屁股，大腿骨碎了，会扎破大血管的。”上来仨人把我平抬到担架上，抬进门诊走廊放在地上。我感觉心要跳到嘴里，而且有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知道快支撑不住了……

人到将死时，总是有点恋世，感到还有很多没做完的事。躺在那里浮想联翩，一幕幕往事迅速掠过眼前，时间不长，却是浓缩了大半生……

第一章 出身背景与学生时代

(1936~1960)

第一回 从山东举家逃荒东北,迎解放又获读书机会

祖籍山东即墨中部,逃荒东北山区落户

曾祖父解家训,是山东省即墨县解家泊人,科班出身的老中医。在当地已住过十几代人,据说两百年前是由山西迁移至此,但无从考证了。

二十世纪初,山东人多地少,常年可保温饱,遇上荒年就紧张难熬了。因此,曾祖父先只身赴东三省考察,见那里地广人稀,很多荒地无人开垦,又缺少药,于是决定全家移民东北。他生有五子,留下老大照看房地祖产,带上其余四子及家眷,于1917年,由青岛坐船到大连上岸,历经一个多月的“逃荒”路程,来到吉林省长白山区的集安县荒崴子立足。

我的祖父解保芳排行第二,与三弟率领雇工务农,老四随父行医,老五经商。买地置房,车马、农具配套,集农、商、医为一体,几年间解氏家族竟成当地新崛起的“大粮户”。曾祖父重视教育,家设私塾学堂,聘有私塾先生对第三代人施教。因此,我的父亲、叔叔、姑姑都有文化,对晚辈也不无影响。

遭洗劫大户化整为零,逢乱世士胜悄然降生

解家好日子过上十几年,适逢民国年间东北社会治安混乱,“胡子”(土匪)猖獗,狼烟四起,到处抢掠,自然解家这样的大户人家就是在劫难逃了。在三十年代初的一年秋天,祸从天降,解家遭抢,一夜间财物几乎洗劫一空,房屋烧光。受此打击之下曾祖父、母相继去世,剩下兄弟四人变卖了地产,各奔东西,一个偌大的解氏家族化整为零,大户之家顷刻间瓦解了。

祖父和祖母十分勤劳,依然务农,维系着一家人生计。祖父只干农活,不爱说话,不挑饭食,做啥吃啥。祖母裹足,但特能干,白天下地摘菜、采猪食、喂猪,夜里纺线;对人无比善良、宽容,每年除夕夜都有乞丐来门口唱颂歌,奶奶请他们进屋连吃带拿,人都称她“解大善人”。他们生有二子二女,都受过私塾

教育。父亲解公业在花甸子习商，出徒后开了布店，二叔在宽甸县随四祖父研习中医。经人介绍，于1935年父亲25岁时娶了当地富裕人家的姑娘李淑珍。

那时东三省已为日寇占领4年了，翌年(1936)的7月23日(阴历)我在无奈中来到人世间。因为生下来就是亡国奴，就是日寇铁蹄下的“顺民”。我无知、无奈，无法选择命运由谁来主宰。生后18天，就碰上土匪大肆抢劫，威胁到大舅和父亲的生意，遂随大人逃亡到140里外的鸭绿江畔外岔沟落户。一路上我躺在筐里被大人挑着，翻山越岭，渡水趟河，风吹日晒，颠簸坎坷。天不灭我，虽频频呕吐、发烧，还能让我活下来，驱使我走上崎岖不平又险象环生的人生之路，受尽了痛苦，洒干了一腔热血，还落得一身残疾。

动荡年代两朝就读，成绩优异屈指可数

不久因鸭绿江修云峰水电站，上游蓄水使外岔沟“水没”，又搬迁到“撈荒地”，在那里度过了我顽皮而又几多酸涩的童年。那里是长白山支脉老爷岭的山区，异常穷困落后，但沟沟岔岔全是原始山野，青草茵茵，绿树成林。村落四壁全是大山，仅有三个沟道与外界交通。这里真是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春时遍山花开，夏日茫茫绿海，秋天满山红果，冬季一片雪白。我童年就陶醉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使我一生都酷爱自然风光和山山水水。

到了1941年我5岁，因为在家总淘气，母亲送我去上学，即当地的“满洲”小学。头一年光玩(因为小，老师也不管)，只记住一句“一个人两只手”，我给添上“两个脚地上走”，气得王老师哭笑不得。第二年知道用劲学习了，此后再没误课，考试成绩都是满分，一路领先，还被奖励一套童子军服。那时不知这受的是奴化教育，自己还洋洋得意呢。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战败，“满洲国”垮台了。先是山东老八路进村，号召群众翻身求解放，后来国民党军队又打了过来，形成国共几次“拉锯”局面，最终在1946年夏老八路返回，建立了红色政权，发动群众掀起土改运动。因为四年前(1942年春)父亲小商店倒闭关门，随祖父租地务农，家里又无房无地，定成分为佃农(贫农)。我被选为儿童团长，参加了斗地主和通信联络活动。

到1948年政治风暴已过，1949年春父亲送我去10里外的榆林完小上学，这是解放区的学校了。我是山沟沟里来的插班生，有点被人看不起，可是没过多久，课堂上问答、小考试，都出人意料，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了。不久又被遴选为少先队大队长，常站在众人面前讲讲话，有时还要演出文艺节目。1950年抗美援朝开战，家离鸭绿江不远，常有志愿军夜宿家中，白天开拔。我就在美国飞机的隆隆侵扰声中小学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上集安初级中学。

第二回 一帆风顺初中爽快,数学优秀教师青睐

淘气“上房子揭瓦”,当场演题就对答

集安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位于鸭绿江北岸的县城内,由于当时朝鲜战争美国飞机时常越境轰炸,被迫搬迁到岭后花甸子,这里有几栋原云母矿的厂房,刚好做了校舍。我有幸能念上初中,是因在花甸子有我二叔、二姨和老姨三家近亲的照顾,使我食、宿无愁,还时常被优待。这得益于我是祖母的掌上明珠,而祖母在亲属群中威望最高。

我们初中一年乙班,开始班主任是刘老师,教音乐的。他像个孩子头,拉着一手很叫好的手风琴,拉着琴教唱歌,还时常带我们去河边玩耍。这刚好对了我的“胃口”,淘气玩要是拿手好戏。刚上初中,课程觉得轻松,尤其是数学更容易,只要上课专心听懂了,课后一小会儿做完作业,就万事大吉。

我和两个要好的男同学,登梯子爬上房顶,去瓦下掏麻雀蛋和没毛的小麻雀崽子,回来放在课桌里。结果第二天上课时,小麻雀崽子饿的唧唧乱叫,被数学董老师听到了。偏偏这时我又犯困,趴在桌子上朦朦胧胧,立即被老师大声喊了起来,点名上讲台,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代数题要我演算。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定了定神,很快就给演算出来。董老师擦了擦眼睛,细细看我演算的题一点没错,只得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说:“回去吧!”他接着上课,临下课前讲:“以后谁再上房子掏麻雀,我就罚他站在前面替我讲课,讲不了就出去!”我心想,这惩罚我才不怕呢,因为每堂新课都事先预习一遍,所以老师当堂讲的内容我都心里有数,自然不怕演算新题了。但在孩子的眼中,这终究是一种“羞辱与惩戒”,此后再也没有“上房子揭瓦”。可本性难改,只不过花样又翻新罢了。

当个代数课代表,实在轻巧不得了

初一的代数一点也不难,因为小学六年级演算四则题,费脑筋要思考。我的算术功底好,运算代数时设上 x 、 y ,很容易就代出来了。不仅前次上课被罚上台演算题做成了,就是平时交作业或小考,也都未出过纰漏。所以教代数的董老师格外器重我,点名叫我做代数课代表,我欣然领命。我不但收代数作业本,还时常辅导同学演算代数题。有个女同学不是很聪明,给讲了几遍也弄不懂,她很着急,可哪里知道我比她还急呢,因为我早就想要出去玩呢。后来学平面几何,自然也不在话下了,直到初中毕业,满分到底。那时学习苏联,实行

“5分”制,我从未得过4分。但有一条,不能要求入团当干部,因为在高小时挂个少先队队长头衔,淘气总比别人挨批挨得狠,不划算,那样挨管受拘束。如今只当了个什么课代表,“小菜一碟”。

数九寒冬放年假,夜行百里忙回家

到了期末考完试,就急着准备回家了。我虽住在二叔家,有叔婶、两位姨妈的照顾,但半年未见爷爷、奶奶和爹妈,尤其想奶奶想得不得了,所以也是摩拳擦掌等待往家奔跑。我家住岭前,岭是指老爷岭,它将集安县分成岭前与岭后。我们回家要沿通往岭前的山区土公路步行110里,翻过老爷岭,下岭走到家。那时路面坑坑洼洼很难走,遇河趟水,逢山爬坡。可回家心切,对山沟里的孩子,这点路算什么。每次回家都是结队南行,去岭前的四个同学我最小,有高我一年的高小同学李欣荣姐姐领队,她在学校是干部,回家的路上当队长。暑假天长,我们日出时上路,日落西山,差不多到家了。夏天走长途,路过的都是山沟沟里青山绿水,倒也十分惬意。虽累而不乏,渴有山泉水,饿了啃饼子,一路说说笑笑。

到寒假时就惨了,东北的腊月,寒天冻地,哈气成霜,撒尿成冰,冬天夜长昼短。有一年放寒假已临近春节了,大家急着回家过年,放假当晚日落时就上了路,决心夜行军。男同学中的吴志贤大哥哥走在最前面,李欣荣姐姐断后,把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夹在中间。开始还有说有笑,时间长了都不吱声,闷头走路,只听到走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路不平,有时绊一下跳起来,偶尔也摔个跟头。入夜越来越冷了,渐渐地棉衣棉裤里边流着汗水,外面却冻了一层薄冰,帽子上都是白霜,手脚都麻了。渴了就抓把路边的雪塞到嘴里,饿了却咬不动冻馒头,只好忍饥挨饿,艰难地走着。走到深山老林两帮夹一沟的地方,令人不寒而栗,远处传来狼嚎声更使人毛骨悚然。

我们大家互相鼓励着,千万不能掉队,要不就成了野狼的“下酒菜”了。走到后来脚磨起了泡,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着,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回家过年,要见到爷爷奶奶了。就这样走了一整夜,天蒙蒙亮时我告别了大哥大姐们先到家,他们还有10里路程。我突然推门走进屋,情况就变了,不是寒冷刺骨的长夜,而是热气腾腾温暖的家了。全家人见我一走进门槛,呼地都爬起来,立刻生火替我取暖,用温水为我泡脚,换下冰冷的棉衣,捂上热被,很快就缓和过来。奶奶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流着泪水喃喃地说:“冻坏了,冻坏了,干吗这么着急呀……”爷爷坐在一旁抽着旱烟袋眼睛盯着我笑呢,我爹嘟囔不该连夜赶路。这顿早餐可想而知,自然妈妈全做我爱吃的东西,小妹妹也给我盛饭,而且都在听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一路的辛酸和期末考试成绩……

历来痴迷文学,暑假遍看小说

我平日特爱看小说,中国现代小说看了个遍,常在地理与俄文课堂上低头偷看放在膝上的小说。因为这两种课枯燥乏味,反正靠背,索性抓紧时间多看几本小说挺有意思。有一次被俄语老师发现,点名叫起,让背一段俄文,哪里背得出,挨了一顿批。语文课堂学了几篇古文、唐诗,就对古典文学发生了兴趣。看了许多短篇古文不解渴,开始迷恋大部头古典名著,诸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榜》、《包公案》、《七侠五义》等等。到了假期,从学校借来《三国演义》背回家。在家把俄语书打开放在箱子上,准备念上几次,可走到时也未看一眼,上面落了很多灰,临行前爷爷拿起书擦去上面灰尘,说:“这书也不看,何苦背回来,来回挺沉的。”真不知这话是批评还是心疼,反正酸溜溜的。我笑了笑收起俄语书,也不作答。因为一个假期看完了全套《三国演义》,挺忙的,还得起早贪黑呢。

轻巧考上通化市高中,众人集资母亲学裁缝

那年初中改成了两年半,全国统一为夏季毕业,秋季入学。我报了通化高中,一考命中,好像甲乙两个班只有我考取了通化高中,大部分同学都念中专,或就业了。考高中我似乎未费吹灰之力,也没太在乎,暑期玩了一个夏天,小说看了两部。发榜时通知考上了通化高中后,父亲忙乎起来,从农村信用社贷款借了一部分钱。我去了岭后花甸子,母亲为挣钱供我上学,正在老姨家学裁缝,又募集了一部分钱,二叔再给凑了些,总共集资 120 元,够多的了。带着这么多钱和全家人的期望,由二叔护送着,奔向通化市,他一路扛着行李把我送到了通化高中。这是当时通化地区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在这儿我又开始了三年新的学习生活。

第三回 山沟里土小子会“精英”,荣获 “全优高中毕业生”

相形见绌妄自菲薄,端正目标努力求学

通化高中高四(四)班,同学 40 多人,班主任叫田本善,丹东人氏,教数学。第一次全班坐齐后,我举目扫过,真正农村土小子没几个,大都是城市工、商、

资、知、干等人家的子弟。可以说，人人精明，个个强壮。唯独我像个土包老耆，穿着一身家织土布衣服和妈妈做的布鞋，也没留分头。他们都是来自通化市、临江、抚松、柳河、桓仁等县城里的初中高才生。课堂上对答如流，尤其我的弱项俄语课，人家都能哇啦哇啦和老师对几句话，真把我给镇住了。特别是有几个女同学，长得满秀气，学习也很棒，带着几分“骄、娇”二气，我自然是目不敢正视。心里琢磨：比穿戴我穷，比外貌我土，可比学习不能差了，因我来念书是多么的难呀！按学校规定，我申请了奖学金，一是考高中的分数高，二是家住农村又穷，贫农成分。不久学校批下来，给我每月补足8元伙食费，这在班里独一无二。那些通化市的同学上下学都骑自行车，足蹬球鞋头戴帽，饭盒里有鱼有肉加小炒。我们外县来的同学，住集体宿舍，吃集体大食堂。

有一段时间我情绪不高，被李欣荣姐姐发现了，她和吴志贤仍高我一年，姐姐又是全校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知道我一向乐天乐地不知愁，现在好像有了心思，于是找我谈心。我如实告诉她，觉得自己有点自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在班里既土个又小，实在寒酸。可姐姐笑了起来，说：“你这个傻小子，咱们是来读书求学的，又不是来找对象，管你穷不穷、土不土的，学习好了就行，不要妄自菲薄，凭你的聪明劲，保准将来他们都得另眼相看！”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从此后她告诉别人，我是她“表弟”，人小又单纯，她要管着我。她真的找班主任田老师了解我的情况，还嘱咐管紧点，说我爱淘气。我定期要向她汇报学习情况，当然她也顺便给我洗洗衣服，放假时还给我拆洗被褥，就不用往家扛了。她长成人模样了，越来越漂亮，是通化高中的靓女、校花，学习又拔尖，甩着一条大辫子，走到哪儿都是众目注视的中心。在这位美丽“表姐”的监督下，我很快稳住了情绪，淘气的事少多了，学习抓得也挺紧，学习成绩不断闪出亮点。尤其数理化，不久真的令同学咋舌了。

狼吞虎咽外国文学，欧美风情大开眼界

到了高中，课余看中国小说已远不解渴了，就去图书馆借阅外国文学书籍。先是俄国的，什么《战争与和平》、《外交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普希金的著作等。继而读法英小说，《红与黑》，大仲马、小仲马名著，以及莎士比亚系列著作。课余时间大都用在看小说上，没空玩别的了。这可大大丰富了我的外国人文知识，虽然足不出户，却知道了一些欧美风情事故，大开眼界，心胸开朗很多。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广泛涉猎，自然提高了我的文学热情，时常写首七律、五言绝句，还写写现代自由诗，稍露笔锋。我爱看小说出了名，图书馆管理员都认识我了，她告诉欣荣姐姐，说我三天两头借小说。于是姐姐找我

问起,小说是否看得太多了,我急忙解释不会影响正课学习,作业都在上自习时就完成了。她听了一笑,就再没提过这件事。

“三反五反”打“老虎”,原来“粮草”被贪污

我念到高二时,学校伙食质量越来越差,天天吃粗粮,主要是高粱米干饭。顿顿皆是,清一色,水煮白菜放点盐,吃得大家头晕反胃,苦不堪言。伙食费还是那么多,为什么伙食如此之差,我们学生也弄不懂,反正吃不饱就下山买煎饼盒子补肚子。就在危难之时,“三反五反”开始了,有一天突然看到学生食堂仇管理员被公安带走了,学生哗然,相互传着:老仇是个大“老虎”,这次跑不掉,肯定打倒他了。不久学校开大会,批斗贪污分子,一会儿押着老仇上台,他满脸沮丧地低着头。当质问他贪污什么钱时,他颤颤巍巍说:“是学生伙食费。”问他总共贪污多少钱,他说大概有30万元(旧币)。学生愤怒了,都站起来,有人领着喊口号:“打死他!打死仇老虎!”学生们恍然大悟,难怪我们伙食这么差,都给仇大老虎吞掉了。后来宣判他无期徒刑,真是大快人心。听说通化市还枪毙了两只大老虎,对贪污分子是个威慑,“三反五反”挖掉了年青共和国身上的毒瘤。

为了对学生进行阶级观念的教育,学校组织去市内电影院看《白毛女》电影,田华主演的。我本来就有点见伤感爱落泪,遇悲壮易哭泣。看到喜儿落难悲愤之时,我在暗地里哭个不停,出了通身大汗。结果电影演完出来却被冷风吹了一下,回校后立马患上重感冒,发高烧达40度,校医给了些退烧药不好使,折腾了整整一周才痊愈。适逢期末总复习,白耽误一周时间,幸亏平素底子厚,除俄语、政治4分外,数理化及语文、生物等仍是5分。

被迫报考医科大学,告别我钟爱的数学

学习进入高三后,我的聪明才智逐渐显现。一个来自山村的土小子,起初未被老师同学正眼相视,可在日常学习提问和考试中,同学们似乎觉得这个小解(平时同学都这么称呼我)可不能小视,真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因为我在语文课和数理化课堂上,总是对答如流。不仅作文优秀,而且数学演题滴水不漏,堪称一绝。尤其三角更为擅长,无论多难的题都能演算出来,有时能把教三角的田老师给问住。我同桌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哥哥在念哈工大,常给他寄些数学参考书,对我很有吸引力。他数学也很不错,对我有些不太服气,但我不敢得罪他,为的是能借借他的数学参考书偷看一两眼。自然

我很得班主任田老师赏识了，我是三角课代表。还有代数与立体几何，都是强项，当然物理、化学也不在话下。特别是数学学顺了，也就有兴趣，演算数学题有瘾，演算不完决不下自习课，也不去吃饭。

高三最后学期，填报大学志愿，我心里惦记的头一个就是数学专业，至于什么大学我没想好。那时从1956年开始除师范大学外，其他各类大学一律改为自费，没有公费，当然穷学生可以申请助学金了。这样一来，家里能不能供得起念大学还是未知数。我暗地里琢磨，反正先报考，考不上是我无能，考上了不让念是家里大人无力。我征求田老师意见，他第一反应就让我报考数理系，将来能搞出名堂来。那时报考大学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史。所以在报志愿时，我报了第一类，第一个学校就是北大数理系，因为田老师告诉我，北大数理系主任是华罗庚。

我把报考大学填志愿的情况给家里写了信，不久就接到回信：只能报考医学类，将来当大夫，别的什么“数理”、“数外”一律不行，因为解家每辈都有一个医生。我估计二叔起作用，他曾说过下一辈当大夫的该轮到我了。怎么办呢？没有家庭和亲属的支撑，我什么大学也念不成。可学医我实在没兴趣，都要死记硬背，大夫成名全靠经验积累，而报考二类又不考我的强项——数学了。

在这为难之时，我想起了名言：大丈夫能屈能伸。直线不通就绕行，所谓“曲线求志”，先争取家里出钱供我继续念书再说。于是我屈服了，委曲求全改报第二类医学院校。首选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名气大，全国招生，离家近，省路费。可我立即要复习被我们戏称为“达尔文”的生物了，因为第一类是不考生物的，无奈囫圇吞枣吧。距高考不足10天了，还得留一两天“清脑子”。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临考头一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在一起，跑到通化市玉皇山公园，边吃烧鸡喝啤酒，边谈未来和抱负，真是“把酒论英雄”。后来得知，那几个“英雄好汉”，真的都考上各不相同的大学，看来考前清清脑子很有用。

通化高中全优毕业，六元奖金送我入学

同学们都集中精力通过大学考试。考物理那天，坐在我前座的一位穿着华丽的小伙子，在那儿只是来回翻卷子而不答题，过会儿扇扇子，过会儿擦擦汗，我很纳闷，大约过了半小时他起身退出考场，一去再未复返。我是老老实实答卷，每次提前答完也不敢先交卷，因为考前田老师嘱咐过：“不要急着交卷，多复查几遍，先交了并不加分，错了可扣分，免得后悔。”所以我满怀信心地考完试，然后举行了毕业典礼，各自回家去了。班主任田老师找我说：“学校